

## 关注

## 奏出科幻动能与人文沉思的交响

■ 韩旭东

自2024年1月《科幻立方》改版以来,该杂志在办刊理念、作家梯队和媒介融合上,呈现出跨代际、跨文本和跨学科倾向,体现了新时代技术转型影响下科幻动能与人文思考的交互影响。

众所周知,新世纪赛博影像对文学创作的冲击,使得诸多传统文学期刊在刊物的未来发展问题上费尽心思,如何让文字迎战影像,甚至与未来社会中的数据算法对决,是传统期刊亟待思考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期刊是孕育新一代青年作家生力军,让新老文学读者和谐互动,推动文学思潮演进的重要文化场域。从当代读者的角度看,在影像和算法的双重诱惑下,如何读懂技术动能在文本中生发的新质,怎样维持个人在文学世界中的想象力,均是赛博数据时代的审美挑战和想象力困境之一。

因此,从刊物栏目设置的角度讲,与当下同类型科幻文学杂志相比,《科幻立方》除了设置重要作家专栏,培育青年实验写作,与纯文学刊物文类对话之外,更注重从知识性与学科化角度开设了时下热门的“创意写作”和学者特稿等栏目。同时,配合新书推介、作家广告和影视图像等新型文化广告策略,以逐步实现刊物改版后增强读者阅读快感,普及科学知识,建立作家—学者—读者三位一体的对话平台等办刊理念。

从科幻小说类的特殊性来看,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科幻文学往往被划入通俗小说的阵营中。这是由于从书写内容和美学风格上来讲,科幻小说描述的并非是历史场景和当下生活中真实生活景观。新技术的使用,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人类奇特的生活方式等,皆不同于人们现实生活。因此,《科幻立方》在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再现学术界对科幻现象的讨论上做出探索:定期选取当下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生活影响较大的话题,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做出阐释;细致解释现象,其中体现了哪些技术原理,在跨学科视角下,如何以社会大众听得懂的语言普及科学技术原理。此外,在坚持科普工作的同时,这类栏目也注重技术高度与文学审美的有效结合。在2024年2月的《跨媒介/新叙事:以科幻作为方法》中,三位青年作者以新出版的科幻小说为例,谈到“人类世”到来之际,当代青年应该如何在新媒介技术的影响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调整自我写作习惯等。该栏目试图讨论在不破坏人类既有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如何顺应数字转型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新变化,并尝试以青年的审美革命精神突破赛博算法对人类想象力的限制。

从科幻小说家创作的梯队构成本来看,《科幻立方》注重培养青年作家,并邀请前辈作家在对话栏目中与青年人互动,并置经典作品与新锐实验写作,让读者能敏锐感知科幻小说发展的代际变化,以及新文学类型和纯文学之间的互



《科幻立方》改版后新刊

融。青年作家对社会热点问题较为敏锐,且极善于将新现象和青年情感结构融合进文学创作中,以体现文学的当代性。与此同时,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和写作技法的熟稔,经典作家文本的文学性和创作可持续性仍值得期待。《科幻立方》在2024年5月的《特别企划:幸好有科幻,人类不那么孤独》中曾邀请韩松和高云对谈,栏目选取科幻小说的神秘主义倾向、热播剧《三体》的影视衍生、培养青少年对科幻的兴趣等问题展开讨论。两代人在科幻文学的软硬分界,物理知识对科幻写作的推动力,科幻图景对人类想象力的刺激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杂志也注重发现新锐科幻作家,力推他们当下较为成熟的新作品,鼓励作家参与各类文学奖项评选,利用媒介平台推广青年新作。杂志中涌现了任青、梁宝星、吴清缘、齐然、贾煜等一批出色的新锐作家,他们对科幻文学的理解与实践,推动了新世纪以来“科幻新浪潮”之后的文类革新。

从期刊的跨媒介实践来看,《科幻立方》注重文学与影像,期刊与直播的有效结合。在多媒介传播方式中,拓展读者对科幻文本的阅读视野。在2024年第4期的特别企划《怪谈vs科幻:清如许,活水来》中,康斯坦丁为了说明科幻文类和科幻书写并非工业革命以后的新生物这一观点,在文章开篇处便选取古代史诗《吉尔伽美什》为例,从英雄神/人元素混合这一角度出发,谈及了神话中超越人类现实社会生活的浪漫想象。同时,举例中国《易经》《山海经》《夷坚志》中奇特的怪

物,论证“超越现实”的合理性,是人类古代社会早已有之的创新尝试。2024年第3期的《这些年,我们追过的科幻剧》则表明,在中国影视发展史上,科幻元素从未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中,它以仙侠玄幻、乌托邦想象、儿童趣味和讽喻预言等形式出现在作品中,并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谐共存,构成了中国影像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总体而言,中国科幻文学要走的路还很长。科幻文学的繁荣,除了老作家要带动青年作家共同创作出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科幻创作能随着时间的推演不断前进。在AI技术不断融入人类日常生活的当下,此前科幻小说中的技术想象与机器人伦理,恐怕要成为未来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在此意义上,具身性沉浸式的视觉体验,对太空世界的真实向往,俱是青年科幻作家对未来的技术预言。同时,在空间坐标上,中国科幻文学也要不断与世界科幻文学互动对话,将不同语言文化中出色的科幻想象引介到中国期刊中来。以此传播路径为渠道,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让中国科幻想象持续成为国外科幻文学爱好者视野中的关注对象。

总之,科幻文学期刊立足科幻想象,尊重文学经典,让科学普及赋能人文精神建构,实现技术与人文关怀的结合。纸媒要善用图像与视频等视觉形式,图文并茂,做好从文学向视觉的有效转化。

(作者系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

## 新作快评

“冰山”之喻与双向想象  
——评双翅目《水星逆行》

■ 樊文歆

青年科幻作家双翅目近期推出了科幻新作《水星逆行》,收录了6篇科幻小说。在《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这一篇中,毛颖兔可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它不仅能够将修饰具象化为“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的人世,而且知晓海面之下幽微的存在。历来关于“冰山”的理论不一而足,而“冰山”之喻可以成为理解双翅目小说的一种读法。作为整体的冰山,其上与下,显与隐的部分在小说集《水星逆行》中共存。双翅目的视点亦是不断变换往复,在海面上载沉载浮,因而使得冰山之上与之下的诸般景象纷纷显现,又交相呼应。所以,小说中鲜有截然对立的双方,科学与艺术、感性与理性等呈现出彼此交融的态势;同时,有限的实存牵连着冰山之下无限的可能,她在关于未来的无限想象中,又始终关切着冰山之上这一有限的立足。

科学与艺术在《水星逆行》中相映成趣。无可否认,从当下的角度想象未来的科技发展,构成科幻文学的基点之一,精神切片、人工智能、文面系统、暗物质生命等科幻元素在其笔下相继涌现。不过,科学使人们居于祛魅的机械自然之中,对照而言,切近自然的艺术抑或传统则代表了一种复魅的倾向。双翅目从不拘囿于单一甚或片面的视角,她让科学与艺术互为镜像,赋予《水星逆行》以祛魅与复魅的双重特征。《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中的《毛颖杂记》从中国古代志怪小说资源中汲取养分,进而营造出混杂着科幻、神秘、灵性的地下世界。《四勿龙》中的毛颖兔本就毕业于艺术院校,她在竞标中亟须解决“就虚”与“落实”的问题,融汇“装饰”与实用、文化与技术,并尝试建构表里不一的悖

论式存在,目的是为了设计出神话叙事中的图腾信仰“龙”。对人类理性与感性的研究也是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双翅目又是如何在双向想象中理解二者的关系?《记一次对五感论文的编审》提供了可供思考的样本:理性难以将不同的个体区分开来,因为感性同样是人之为人的主要标识。自始至终,特审编辑难以保持“冷酷的理性”的立场,他们潜在地面临着抑郁症、精神解离等困境,并在审核过程中因感知被再度激活而遭遇了创伤性体验。在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经由系统性怀疑,确定了思想者的存在,由此开创了“现代自我”,带来了自我确证、理性的自足。无独有偶,在《四勿龙》中,毛颖兔也对习见的“自我”观念进行了反思:“我只能忘记底层,脱离感知,进行纯粹的抽象思考并沾沾自得,所谓我思故我在”,即是说,这种执迷于理性的“自恋”同样可能会造成人类的局限。然而,双翅目的探索并未止步于这一层次。仍以“五感论文”为参照,其鲜明特征是将感性融入概念的论证,通过“五感系统”打开感知茧房,让使用者获得更为广阔的知识范围。不同于此,在《一篇关于“文面”的论文》中,看重客观、理性的审核者对感受、共情进行了反思和观照,当“审判高于共情”成为审核员最终评述的核心观点时,其立论基础却又开始土崩瓦解,以至于“永久面滞”或“永久·文面”成了两难选择。

妄下断语容易导向以偏概全的风险,就像冰山的褶皱成百上千,不同走向的纹理遍布其间,且深浅交错,变化无常。在这种情况下,先锋的探索本就是有意义的写作姿态,未定的结果反而是写作者对世界复杂面目的尊重与还原。面对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 评论

飞氘有篇小说《去死的漫漫旅途》(以下简称《旅途》),讲的是一个不死的机器人,如何奔赴死亡的故事。这篇小说我从前读过,那时候觉得,这是一篇可爱的寓言故事,仅此而已。然而恰好飞氘作品集《机器人的漫游时代》在译林出版社出版,其中就包括了这个中篇,于是重读一遍,顿时有一种新的看法,所谓温故而知新。

《旅途》包含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学思考,是一篇具有魔幻主义风格的科幻佳作。魔幻和科幻这两个对立的词同时出现,的确有些唐突,然而我实在想不出能够概括这篇小说风格的概念。

《旅途》无疑是科幻小说,然而它的科学技术是虚化的,所设想的情形在真实世界中并不会存在,甚至无法在科学的想象中存在,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然而建筑于这种纯粹幻想之上的,却是一种近于真实的人类文明观察。它巧妙地将生与死的哲学思考和简略而微缩的人类命运史结合在一起,亦真亦幻,效果强烈。

飞氘在后记中,提及这篇小说是他最接近银河奖的一次,那时他对于这个作品很有信心,可惜因为各种原因未能纳入评选,殊为遗憾。我非常赞同他的自信,这篇作品,放在整个中国科幻的范畴内,都是一件杰作,具有独到的价值。我一直认为,飞氘的写作风格和韩松相类似,可以划入同一个流派,带有荒诞而先锋的色彩。然而韩松的作品以诡异荒诞著称,对世界的描述有强烈的变形扭曲。《旅途》虽然带着荒诞的成分,对世界的描述却像是一个理想模型。它更接近于正儿八经的科幻故事,只不过建立在一个哲学性和非物质性的假设上面。这篇作品也清晰地表明虽然飞氘和韩松都表达出荒诞风格,却仍旧有着极大的差别,包含着不同的志趣。韩松总会揭示出人性中暗黑深沉的一面,与之相对,飞氘却对这个世界饱含着脉脉的温情。在他的笔下,有生有死有希望,在天马行空般的纯粹幻想中,世界散发着黄金一般的光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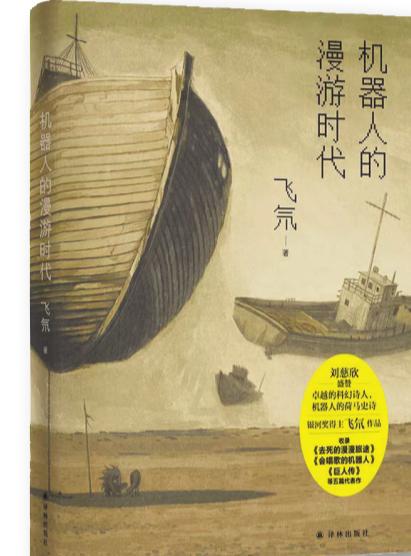
这篇故事让我想起一篇雷·布拉德伯里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中篇科幻小说《霜与火》。它是我最喜欢的中短篇之一,它的假设其实也非常魔幻,因为辐射,一个人的一生被浓缩在八天之内,主人公需要在八天时间内,走过别人一生的经历,甚至人类整个文明的经历,去完成救赎。借助于一个不那么真实的科幻假设,布拉德伯里把人的成长历程高度浓缩,让短短几天的故事像史诗般壮阔。《旅途》则有更宏大的视野,它不仅探讨死亡这个永恒的哲学命题,更巧妙地将探讨和一个村子的命运结合,写出了一部浓郁的人类文明史。

每个人的阅读感悟和当时的见识、心境有关。当年读《旅途》和如今重读有不一样的感受,可能是因为我刚读了一本人类学著作《人类新史》。《人类新史》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是否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可能?我们是否能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人类新史》通过史前史的据据给出了一些希望,《旅途》则用小说的形式,描绘了这种希望。

希望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一个社会无论现实多么沉闷,希望总是一种亮色,给人以温暖,以动力。《旅途》将死亡这种沉重命题和人类文明的痼疾批判结合在一起,同时还给人以希望,这是了不起的表达。虽然现实依旧强大,人的善良天性难敌物质和权力的诱惑,但至少我们抗争过。

从根本上说,人都是要死的。只不过,旅途漫漫,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思考,究竟应当有什么样的社会,怎样的人生,怎样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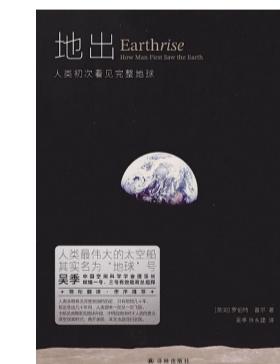
(作者系科幻作家)



《机器人的漫游时代》,飞氘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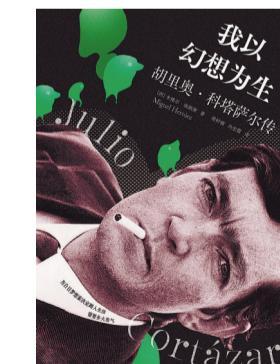
## 新书推介

## [英]罗伯特·普尔,《地出》,吴季、许永建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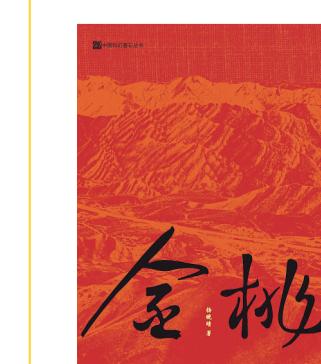
《地出:人类首次看见完整地球》从阿波罗八号拍摄的著名照片“地出”展开,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深入阐述了人类在第一次完整见识地球的全貌后,对地球、对人类自身产生的全新领悟。本书作者在行文中怀着深刻的人文关怀,试图探索一种新的宇宙观:从38万公里的太空中回望地球,能促使人类更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一切都和人类息息相关。人类只有真正见证“地出”后,目光才可能转向地球,达到共同守卫和保护地球的思维转变。本书译者、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长吴季表示,阅读本书不仅能重温一段历史,更能站在人类发展高度上思考我们所肩负的责任。

## [西]米格尔·埃赖斯,《我以幻想为生》,周妤婕、冯宏霞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4月



用幻想构建现实、用行动打破幻想,是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终其一生都在经历的诗意图。他的作品如同爵士乐般充满幻想与即兴表演的成分,就像随时可能从人的嘴里吐出一只兔子。本书作者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小说家、记者和文学研究者,曾撰写了多篇科塔萨尔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为创作本书,他跟随传主的脚步跑遍法国、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地,广泛采访了科塔萨尔的妻子、亲友和同事,呈现了相关的书信、照片和档案资料,详细讲述科塔萨尔从童年到成年的全过程,带领读者走进这位一生步履不停、永远保持少年热忱与理想情怀的作家的一生,探寻他独特的创作秘籍。

## 杨晚晴,《金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3月



本书为青年作家杨晚晴首部科幻长篇小说。小说充满丝绸朋克风格,故事设定在欧亚大陆各国之间因丝绸之路而密切交流的时代,小说中既有机械和火药,也有丝、瓷、光、音,小说将它们与烈酒、胡旋舞、密谋等黏合到一起,再以数学和哲学的方式解构,形成了带有大唐西域风格的或然历史科幻世界。作者设想了一场关于古代“大唐智造”的故事,在绵密的故事情节中以拼图法营构出一个明暗交替的东方帝国形象,其中既有陌生化的科技奇观、险象环生的权力争夺,也有超然于技术逻辑和哲学理论之上的意志。作者杨晚晴曾谈到,在一次调研参观中,自贡盐井里具有中式美感的地下深层装置,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希望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

江波